

中国早期电影史事考证

黄德泉◎著

ZHONG GUO ZAO QI DIAN YING SHI SHI KAO ZHENG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中国早期电影史事考证

ZHONG GUO ZAO QI DIAN YING SHI SHI KAO ZHENG

黄德泉◎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2·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早期电影史事考证 / 黄德泉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106 - 03580 - 8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电影史—中国 IV. ①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3981 号

中国早期电影史事考证

黄德泉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v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2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3580 - 8/J · 1379

定 价 36.00 元

自序

什么是考证？考证即考据，是指在研究文献或历史问题时，根据资料来对事实进行的考核与例证的归纳，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说白了，就是在现有的资料或说法中发现问题，然后搜集各种可靠资料，并尽可能从中寻找相关的直接证据，最后揭示出事实真相的过程。

考据的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整理等，它是历史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一种常用研究方法。其实，对于电影学的研究也适宜。现如今，电影学界对于中国早期电影史事方面的考证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尤其是新辈更为热衷。之所以如此，理由亦极简单。长期以来，太多的电影学人虽不曾有过丝毫的史学训练，但却都喜好“著史”，以致有关电影方面的“史书”泛滥成灾。它们相互之间虽渊源难辨，但却都如出一辙，对于一些关键性的基本事实从不做足考证之功夫，使人云亦云，或道听途说，或添油加醋，或以讹传讹……最终难免露出马脚，一些明眼人看出了其中的破绽，并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结果发现所谓的“史书”原来大多名不副实，有太多的错误和遗漏需要更正与弥补。

除了电影史事以外，对于影片本身的考证将来无疑是个新空间，应该极有可为，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电影资料馆工作的研究人员来说，因为资料馆的影片收藏相对丰富，且又近水楼台。再者，通过考证所搜集的资料，也是丰富馆藏文图资料的方式途径之一，值得尝试。

我是学历史的出身，所以在电影的研究工作中偏好历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其中的考证研究，几年来所发表的学术文章也基本是有关这方面的。近为应急之需，亦欲争创中国电影史考证研究方面同类专著之嚆矢，特将五年来有关中国早期电影史事方面的考证研究成果结集成书。此虽为考证之书，且亦经补充与订正，然其中错误肯定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评指正。

黄德泉

2012年9月18日于北京明光村

目 录

1	自序
1	“电影”古今词义考
15	电影初到上海考
30	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
46	亚西亚中国活动影戏之真相
82	上海商务印书馆之电影事业
128	清末民初北京大观楼一瞥
139	田汉《到民间去》影片考实
151	“孙中山先生奉安”官方电影考寻
168	关于《鼠与蛙》的几项考证
181	闽南语电影初始源流考
195	举证《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之“史实”错误

“电影”古今词义考

近年来,不时有学者把《那桐日记》里的“洋影”当成“电影”,进而把其中“看任景丰洋影”作为任景丰于1905年拍摄影片的有力佐证。如陈山教授在《电影史学的建构——对〈中国电影发展史〉文本的史学研究》一文中就持这样的观点^①。殊不知,那桐不仅在1905年农历12月11日“看任景丰洋影”,而且还在1899年农历10月27日“看佛六洋影戏”呢,甚至早在1892年农历3月23日还“照洋影”呢!究竟《那桐日记》里的“洋影”是不是“电影”呢?我们不妨从“电影”的古今词义着手来进行一番考查。

“电影”的原初之义

“电影”这个词,目前所及,最早见于《六韬》一书。《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历代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其名,但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距今大约2500年。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说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候已经广泛流传了。《六韬》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

《六韬》卷四之《虎韬》有记:

武王问太公曰:王者举兵,三军器用,攻守之具,科品众寡,岂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问世。夫攻守之具,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愿闻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数,将甲士万人,法用:

……

大黄参连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强弩矛戟为翼,飞鳧电影自副。飞鳧,赤茎白羽,以铜为首;电影,青茎赤羽,以铁为首。昼则以绛编,长六尺,广六寸,

^① 见陈山:《电影史学的建构——对〈中国电影发展史〉文本的史学研究》注释36,载《电影艺术》2008年第6期,第109页。

为光耀；夜则以白縞，为流星。陷坚阵，败步骑。

……①

显然，这里的“电影”与“飞凫”并称，分别是当时对两种“箭”或者“矢”（所谓“以竹曰箭，以木曰矢”）的命名——“飞凫，赤茎白羽，以铜为首；电影，青茎赤羽，以铁为首。”既然“电影”与“飞凫”并称，而“飞凫”即“飞翔的凫鸟”，是自然界中的一种事物，有“快速”的喻义，那么以此推理，“电影”也应该是自然界里存在的一种事物，同样应该具有“快速”的喻义。

究竟“电影”是自然界里的何种事物呢？我们稍作一番分解与再组，便可恍然大悟。分解之，“电”即“雷电”之“电”，是为“闪电、电光”；而“影”即“景”，是为“景象、形象”。再组之，则“电影”即“闪电、电光的景象、形象”，是为自然界“雷电”现象中的可视部分。当然，至于“雷电”现象中的可听部分便是“雷声”了。

何以见得？有诗可为证：

内题赋得巫山雨诗

（唐）宋之问

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
徘徊作行雨，婉恋逐荆王。
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
雾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②

此诗中对自然界里的“雷电”现象作了形象的描绘，绘声又绘色。这里，“雷”对“电”、“声”对“影”，亦即“电影”与“雷声”相对，也就是“打雷的声响、声音”对“闪电的景象、形象”，可谓视听合一、有声有色。

既然“电影”即“闪电、电光的景象、形象”，自然可以有“快速”的喻义，用以命名“箭矢”，不无恰当。当然也还可以进一步有“虚幻不实”、“迅速无常”、“一闪而过”等之引申义。如三国时魏国的康僧铠在翻译《佛说无量寿经》时就用了“知法如电影”的比喻句，意思是——对佛法道理的明白理解就像“电影”一样，似乎是一闪而过、一念之间的顿时觉悟。

① 见郭超、夏于全主编：《传世名著百部》第九卷《兵法名著·六韬》，北京蓝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1页。

② 见陶敏、易淑瓊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58页。按本书所校注，此诗为王无兢作，非宋之问诗。

光影戏”的简称。似乎其中只有“活动影像”这几个字眼能够与“电光影戏”搭上边。

为了弄清新词“电影”的这一番来历,我们有必要从“影戏”入手,分析“影戏”所指称之内容含义的历史变化,由此来探寻新词“电影”的成词轨迹。

关于“影戏”的起源,宋朝时人高承在其所撰的《事物纪原》一书中有过最初的记载。该书卷九“博弈嬉戏部四十八·影戏”部分,全文如下:

故老相承言 影戏之原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 齐人少翁言 能致其魂
上念夫人无已 乃使致之少翁 夜 为方帷 张灯烛 帝坐它帐 自帷中
望见之 仿佛夫人像也 盖不得 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 历代无所见 宋
朝仁宗时 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 或采其说 加缘饰 作影人 始为魏吴蜀
三分战争之像^①

按此,“影戏之原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只是传说而已,“历代无所见”其记载,不过是“故老相承言”罢了。但是对于“故老相承言”的这个传说,人们又为什么宁可信其有呢?一则是因为吾国人皆好虚荣,二则因为无记载可考,所以就权且把它看做是真的了。也就是所谓“盖不得 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其实,影戏出现在北宋仁宗时(公元1022—1063年),当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 或采其说 加缘饰 作影人 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

对于《事物纪原》里的这个记载,钦定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引文作注时,只取其前半段的“传言”部分,而舍其后半段的“事实”部分。^②如此做法,分明就是强行断章取义,极有可能误导视听,以致以讹传讹。

高承的《事物纪原》对“影戏”的起源及其作影成像过程作了可信的记载,而南宋的耐得翁在其所著的《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则对“影戏”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大致的描述:

影戏 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镂 后用彩色装皮为之 其话本与讲史书
者颇同 大抵真假相扮 公忠者雕以正貌 奸邪者与之丑貌 盖亦寓褒贬于市 俗
之眼戏也^③

结合《事物纪原》和《都城纪胜》中关于“影戏”的描述,我们很容易断定:此“影

①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类书丛刊》之《事物纪原》,1992年第一版。

② 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③ 见(南宋)灌圃耐得翁1234年所撰《都城纪胜》,清道光别下斋校本。

光影戏”的简称。似乎其中只有“活动影像”这几个字眼能够与“电光影戏”搭上边。

为了弄清新词“电影”的这一番来历,我们有必要从“影戏”入手,分析“影戏”所指称之内容含义的历史变化,由此来探寻新词“电影”的成词轨迹。

关于“影戏”的起源,宋朝时人高承在其所撰的《事物纪原》一书中有过最初的记载。该书卷九“博弈嬉戏部四十八·影戏”部分,全文如下:

故老相承言 影戏之原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 齐人少翁言 能致其魂
上念夫人无已 乃使致之少翁 夜 为方帷 张灯烛 帝坐它帐 自帷中
望见之 仿佛夫人像也 盖不得 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 历代无所见 宋
朝仁宗时 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 或采其说 加缘饰 作影人 始为魏吴蜀
三分战争之像^①

按此,“影戏之原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只是传说而已,“历代无所见”其记载,不过是“故老相承言”罢了。但是对于“故老相承言”的这个传说,人们又为什么宁可信其有呢?一则是因为吾国人皆好虚荣,二则因为无记载可考,所以就权且把它看做是真的了。也就是所谓“盖不得 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其实,影戏出现在北宋仁宗时(公元1022—1063年),当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 或采其说 加缘饰 作影人 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

对于《事物纪原》里的这个记载,钦定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引文作注时,只取其前半段的“传言”部分,而舍其后半段的“事实”部分。^②如此做法,分明就是强行断章取义,极有可能误导视听,以致以讹传讹。

高承的《事物纪原》对“影戏”的起源及其作影成像过程作了可信的记载,而南宋的耐得翁在其所著的《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则对“影戏”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大致的描述:

影戏 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鏤 后用彩色装皮为之 其话本与讲史书
者颇同 大抵真假相扮 公忠者雕以正貌 奸邪者与之丑貌 盖亦寓褒贬于市 俗
之眼戏也^③

结合《事物纪原》和《都城纪胜》中关于“影戏”的描述,我们很容易断定:此“影

①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类书丛刊》之《事物纪原》,1992年第一版。

② 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③ 见(南宋)耐得翁1234年所撰《都城纪胜》,清道光别下高校本。

在北京,1906年2月25日北京《京话日报》“本京新闻”栏目有《大观楼电影上捐》新闻称:

大观楼电影上捐◎大观楼演唱电光影戏

由开设人任庆泰 到卫生局禀报 据说这一处电影 都是自行制备 并没有洋商合股 所演的戏文 全为开通民智 不是淫词小调 请准立案报捐 每月认捐六十元 奉批示男女分座 不准任意混杂

而在上海,“电影”一词的使用,相比天津、北京,则晚了好几年,而且普及速度很慢。它最先出现于1914年4月6日上海《新闻报》上《活动电影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

如此看来,“电影”确系“电光影戏”的简称。其实“电光影戏”还有另外的简称——如“电光戏”、“电戏”、“电影戏”等,当然它也有别称——如“电机影戏”、“活动影戏”、“行动影戏”、“电气影戏”等。

既然“电影”即“电光影戏”,那么“电光影戏”又是什么东西呢?是否就是“CINEMA”呢?看看时人的观后所记,便可轻而易举地作出判断。

1897年6月11日和13日上海《新闻报》连载的一篇题为《味莼园观影戏记》的文章这样写道:

……西友裴礼思为言 新来电机影戏神乎其技 日前试演于礼查寓馆 西人十犹交口称之 近假张园安垲地接演 迢迢长夜 盖往观乎 星期多暇 爰拉李君和轩 贺君少泉 命车同往 二君盖精于西法照相 籍以资考镜也 时则风露侵衣 弦月初上 驱车入园 园之四隅 车马停歇已无隙地 解囊购票 各给一纸 褰帟而入 报时钟刚九击 男女杂坐于厅事之间 自来火收缩如豆 非复平日之通明澈亮者 座客约百数十人 扑朔迷离不可辨认 楼之南向 施白布屏障 方广丈余 楼北设一机一镜 如照相架然 少顷 演影戏西人登场作法 电光直射布幔间 乐声呜呜然 机声苏苏然 满堂寂然 无敢譁者 但见第一为闹市 行者骑者提筐而负物者 交错于道 有眉摩戟击气象 第二为陆操 西兵一队 擎枪鹄立 忽鱼贯成排 屈单膝装药 作举放状 第三为铁路 下铺轨道上护铁栏 站夫执旗伺道 左火车唧尾而至 男女童稚纷纷下车 有相逢脱帽者 随手掩门者……

是夜 计所演影戏 运以机力而能活动如生者 凡二十回 然每回以后以间以影画一幅 山水如雪景瀑布园林丘壑之属 官室如圆台尖塔茅亭广宇

在北京,1906年2月25日北京《京话日报》“本京新闻”栏目有《大观楼电影上捐》新闻称:

大观楼电影上捐◎大观楼演唱电光影戏

由开设人任庆泰 到卫生局禀报 据说这一处电影 都是自行制备 并没有洋商合股 所演的戏文 全为开通民智 不是淫词小调 请准立案报捐 每月认捐六十元 奉批示男女分座 不准任意混杂

而在上海,“电影”一词的使用,相比天津、北京,则晚了好几年,而且普及速度很慢。它最先出现于1914年4月6日上海《新闻报》上《活动电影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

如此看来,“电影”确系“电光影戏”的简称。其实“电光影戏”还有另外的简称——如“电光戏”、“电戏”、“电影戏”等,当然它也有别称——如“电机影戏”、“活动影戏”、“行动影戏”、“电气影戏”等。

既然“电影”即“电光影戏”,那么“电光影戏”又是什么东西呢?是否就是“CINEMA”呢?看看时人的观后所记,便可轻而易举地作出判断。

1897年6月11日和13日上海《新闻报》连载的一篇题为《味苑园观影戏记》的文章这样写道:

……西友裴礼思为言 新来电机影戏神乎其技 日前试演于礼查寓馆 西人十犹交口称之 近假张园安地地接演 迢迢长夜 盖往观乎 星期多暇 爱拉李君和轩 贺君少泉 命车同往 二君盖精于西法照相 籍以资考镜也 时则风露侵衣 弦月初上 驱车入园 园之四隅 车马停歇已无隙地 解囊购票 各给一纸 擎帏而入 报时钟刚九击 男女杂坐于厅事之间 自来火收缩如豆 非复平日之通明澈亮者 座客约百数十人 扑朔迷离不可辨认 楼之南向 施白布屏障 方广丈余 楼北设一机一镜 如照相架然 少顷 演影戏西人登场作法 电光直射布幔间 乐声呜呜然 机声苏苏然 满堂寂然 无敢譁者 但见第一为闹市 行者骑者提筐而负物者 交错于道 有眉摩毂击气象 第二为陆操 西兵一队 擎枪鹤立 忽鱼贯成排 屈单膝装药 作举放状 第三为铁路 下铺轨道上护铁栏 站夫执旗伺道 左火车唧尾而至 男女童稚纷纷下车 有相逢脱帽者 随手掩门者……

是夜 计所演影戏 运以机力而能活动如生者 凡二十回 然每回以后 以间以影画一幅 山水如雪景瀑布园林丘壑之属 官室如圆台尖塔茅亭广宇

之属 走兽人物如牛马女像花篮自鸣钟之属 虽不能尽善变之能事而亦画有化工 各极其妙 抑数回以后 必间以影字一二排 大约为各影戏题名者 惜接席无识西文之人 无从问字为憾事耳 通观前后各戏 水陆舟车 起居饮食无所不备 忽而坐状 忽而立状 忽而跪状 忽而行状 忽而驰状 忽而谈笑状 忽而打骂状 忽而熙熙攘攘状 忽而纷纷扰扰状 又忽而百千枪炮整军状 百千轮蹄争道状 其中尤以海浪险状 使人惊骇欲绝 以一妇启门急状 一人脱帽快状 使人忍俊不禁 人不一人之状不一状 凡所应有所不有 虽人有百手 手有百指 不能指其一端 人有百口 口有百舌 不能名其一处也 观止矣 蔑以加矣 迨座客星散 演影戏西人敛器下楼 仆亦与李贺二君相将出门 登车而返……

据此,对比现在所放映的电影,并结合前文所摘《味莼园 电光影戏》广告来判断,上述引文中所称“影戏”是为“新来电机影戏”,亦即“电光影戏”,它的的确是“CINEMA”无疑。

显然,《味莼园观影戏记》中之“影戏”与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中所记之“影戏”,它们虽然同名,但却是不同的玩意儿,前者为“电光影戏”,即后人所简称的“电影”,也就是舶来品“CINEMA”初入中国的中文名称,而后者则是土特产“皮影戏”。

综上,今人所称之“电影”,其名源自“电光影戏”之简称,其义由“影戏”而来,是为“以影演戏”、“以影演剧”之义,不过是最新式的一种“影戏”罢了,与古人所称“电影”的原初之义——“闪电、电光景象、形象”比较,显然有所不同,前者为人工创造的事物,后者为自然景象,两者同名“电影”,纯属巧合。

既然“电光影戏”就是后人所称的“电影”,那么同属西洋舶来品的“西洋影戏”又缘何不是电影呢?所谓“西洋影戏”到底又是什么玩意儿呢?

“洋影”非“电影”

众所周知,《中国电影发展史》是根据1896年8月10日及14日上海《申报》副张所刊的两则“徐园”广告来推断出“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①这个结论的。由于本书的声名地位,此论一出,“西洋影戏”不仅被钦定为“电影”,而且被钦定为“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于是乎,五十多年来人们都一直视之为定论。事实果真如此吗?

①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其实“西洋影戏”一词出现在徐园的广告上最早可见于1896年6月29日、30日、7月1日、3日上海《申报》以及同年6月30日、7月2日上海《新闻报》所刊登的一则《徐园告白》中,其内容是:

徐园告白

本园于二十日起 夜至十二点钟止 内设文虎 清曲 童串戏法 西洋影戏 以供游人随意赏玩 向因老闸桥北一带 马路未平 阻人游兴 现已平坦 马车可直抵园门 维冀诸君踏月来游 足供清谈之兴 扬镳归去 可无徒步之虞 游资仍照旧章 准(惟)廿三夜 外加烟火 大戏 游资每位三角 此布

这里的“二十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也就是公元1896年6月30日。可见,徐园第一次演“西洋影戏”肯定不是在1896年8月11日,而是6月30日或之前。

至于“西洋影戏”当然亦非“电光影戏”,翻翻看看当时的报纸,便可知一二:

第一,“西洋影戏”与“机器电光影戏”的广告同时出现在当日报纸上,这可以说明两者是不同的东西。比如,在1897年8月2日上海《新闻报》同一页上的“天华茶园”和“徐园”这两则广告。当时天华茶园正在热演“美国新到机器电光影戏”,而徐园仍旧文虎候教兼有焰火、戏法和西洋影戏以供众览。两则广告内容如下:

天华茶园

初三夜起接演六天 初五夜演

请看美国新到

机器电光影戏

今又续增化出泰西各国故事 比真尤妙 栩栩生动如活 准于每夜加添数出

徐园

本园于是月初六七日两日 文虎候教 十点钟准放新奇文雅折叠变化焰火 兼有十景戏法西洋影戏 七夕良宵以供众览 十一点钟止游 特布

第二,直到1898年7月以后,徐园的广告上才陆续出现“美国新到活动电光戏”、“留声电光戏”、“法国活动影戏”、“英法行动影戏”等字眼,如此变化,显然这是

为了区别以前的“西洋影戏”。请看几则当时的徐园广告：

徐 园

五月十五晚八点钟准演
美国新到留声电光戏 留声唱戏器
准演三晚 特邀步瀛散人并演中西戏法
每位四角^①

徐 园

美国新到活动电光戏一佰六十出 每夜演十六出 其戏灵动毕现 惟妙惟肖 宵夏
静观并皆佳妙 本园因演三天 余兴未尽 故留接演 凡游目骋怀者 先睹为快 每夜八
九点钟步瀛散人并演中西戏法 十点钟后影戏 十八 廿一外加折叠焰火 每客四角^②

徐 园

新到英法行动影戏
中西戏法
每晚八点钟开演
票位二角 四角 八角^③

徐 园

本园邀集电光影戏 行动如生 初十晚起 英法美三国会演 各国景象 赛会 操兵
跳舞 玩球 戏技 跑马 打拳 戏水 卖艺 火车 轮船 格斗 美女 影片所演一切景象
如在目前 凡仕商未观海外奇景者 尚其先观为快 外加传声各调 中西焰火 戏法 看
资仍照旧章 每晚天晴准演 特布^④

从徐园广告上前后用词的变化,说明“西洋影戏”显然不同于“电光影戏”。既然如此,那么“西洋影戏”又当为何物呢?显然,仅仅从徐园广告中的“西洋影戏”四字,无法直接判定,只能间接地作一些推定。

我们可以从字面上来着手分析,于是由名即知,“西洋影戏”肯定也是一种“影

① 见1898年7月3—5日上海《申报》。

② 见1898年7月6—11日上海《申报》。

③ 见1898年9月20—23日上海《申报》。

④ 见1899年3月20—29日上海《游戏报》。

戏”，具有“以影演戏”的性质，但是它又不同于中国本土的“皮影戏”，显然属于“外国影戏”。

关于“外国影戏”，清人葛元煦在1876年（光绪二年）编撰的《沪游杂记》中有这样的描写：

外国影戏

西人影戏 台前张白布大幔一 以水湿之 中藏灯匣 匣面置洋画 更番叠换 光射布上 则山水 树木 楼阁 人物 鸟兽 虫鱼 光怪陆离 诸状毕现 其最动目者 为洋房被火 帆船遇风 被火者 初则星星 继而大炽 终至燎原 错落离奇 不可思议 遇风者 但觉颱颶憾地 波涛掀天 浪涌船颠 骇人心目 他如泰西各国争战事及诸名胜均有图画 恍疑身历其境 颇有可观^①

按此，“外国影戏”即“西人影戏”，它至少早在1875年之前就已传入中国。而《沪游杂记》在日本被译为《上海繁昌记》，其中把“外国影戏”译注为“西洋写绘”，由此看来，“外国影戏”即是“西洋影戏”，亦即“西洋写绘”。当然也还可以称之为“西洋画片”、“西洋画景”等，与“东洋影灯”类似。

1896年8月6日上海《新闻报》头版有《论新筑观画处所》一文，其中有记：

按西洋画景甚多 各出其奇 有从显微镜中窥之者 方寸之物可作寻丈观 又有从灯光中映出者 各种笔墨能幻各种形容 恍恍迷离 殊令人不胜欣羨

据此可知，“西洋画景”有多种多样，这里所列举的两种，前者应该是“西洋镜”或“拉洋片”之类的东西，后者则是“魔术幻灯”之类的东西。不知徐园所称所演的“西洋影戏”是属于哪一种？所谓“魔术幻灯”，外观是个铁箱，里头搁盏灯，在箱的一边开一小洞，洞上覆盖透镜。将一片绘有图案的玻璃放在透镜后面，经由灯光通过玻璃和透镜，图案会投射在墙上或幕上。“魔术幻灯”出现于17世纪，后来经过不断改良，扩大装置，把许多玻璃画片放在旋转盘上，于是就有了一种运动的幻觉。18世纪末，“魔术幻灯”在法国风行起来，戏法越变越多。到了19世纪，“魔术幻灯”的魅力不衰，在欧美等地大受欢迎，最终导致电影的发明问世。

而1897年9月5日上海《游戏报》上的《观美国影戏记》一文则同时提及“中国影戏”、“东洋影灯”、“西洋画片”和“电光影戏”四种玩意儿，从中可以看出它们之

^①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二，1876年（光绪二年）编撰，第30-31页。

间的相类及区别,兹录全文如下:

观美国影戏记

中国影戏 始于汉武帝时 今蜀中尚有此戏 然不过如傀儡 以线索牵动之耳 曾见东洋影灯 以白布作障 对面置一器 如照相具 燃以电光 以小玻璃片插入其中 影射于障 山水则峰峦万叠 人物则须眉并现 衣服玩具无不一一如真 然亦大类西洋画片 不能变动也 近有美国电光影戏 制同影灯 而奇巧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 昨夕雨后新凉 偕友人往奇园观焉 座客既集 停灯开演 旋见现一影 两西女作跳舞状 黄发蓬蓬 憨态可掬 又一影 两西人作角抵戏 又一影 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 旁有一人奏乐应之 又一影 一女子在盆中洗浴 徧体皆露 肤如凝脂 出浴时以巾一掩 而杳不见其私处 又一影 一人灭烛就寝也 地鳖虫所扰 掀被而起 捉得之 置于虎子中 状态令人发笑 又一影 一人变弄戏法 以巨毯盖一女子 及揭毯而女子不见 再一盖之而女子仍在其中矣 种种诡异 不可名状 最奇且多者 莫如赛走自行车 一人自东而来 一人自西而来 迎头一碰 一人先跌于地 一人急往扶之 亦与俱跌 观者皆拍掌狂笑 忽跌者皆起 各乘其车而杳 又一为火轮车 电卷风驰 满屋震眩 如是数转 车轮乍停 车上坐客蜂拥而下 左右东西分头各散 男女纷错老少异状 不下数千百人 观者方目给不暇 一瞬而灭 又一为法国演武 其校场之寥阔 兵将之众多 队伍之整齐 军容之严肃 令人凛凛生畏 又一为美国之马路 电灯高烛 马车来往如游龙 道旁行人纷纷如织 观者至此 几疑身入其中 无不眉为之飞 色为之舞 忽灯光一明 万象俱灭 其他尚多 不能悉记 洵奇观也 观毕 因叹曰 天地之间 千变万化如蜃楼海市 与过影何以异 自电法既创 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穷之秘 如影戏者 数万里在咫尺 不必求缩地之方 千百状而纷呈 何殊乎铸鼎之象 乍隐乍现 人生真梦幻泡影耳 皆可作如是观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推定:“西洋影戏”不是电影。

既然“西洋影戏”不是电影,那么所谓“西洋影戏”的简称——“洋影”当然也不可能是电影。如果“洋影”不是“西洋影戏”的简称,那么这个“洋影”会是电影吗?

“洋影”一词,目前所及,最早仅见于《那桐日记》,就像“西洋影戏”仅见于“徐园广告”一样,它们的使用范围极为狭窄。

经查,《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有七处提及“洋影”,先看其中的六处:

第327页,1899年10月27日(指农历,下同。——笔者注):“廿七日……

晚看佛六洋影戏,甚别致,亥刻归。”

第558页,1905年12月11日:“十一日……酉刻约宝湘石、恩益堂、瑞鹤庄、清艾亭便饭,看任景丰洋影,亥刻散。”

第583页,1906年9月19日:“十九日……亥刻继旭生来约看洋影,子初归。”

第584页,1906年10月3日:“初三日……晚带宝儿、五妞看洋影,子初归。”

第609页,1907年7月30日:“卅日……晚赴继五源丰堂约,看洋影归。”

第624页,1908年1月26日:“廿六日……晚看洋影,子正归。”

由以上日记看来,那桐“看洋影”的年份集中在1905年末到1908年初的这两年间,观看时间都在晚上,似乎“洋影”即“电影”。但是再看一看,“洋影”一词在《那桐日记》里首次出现时的所记,则又可以确信“洋影”非“电影”了,因为那时还没有电影:

第79页,1892年3月23日:“廿三日……玉如内兄来,留饭,照洋影。”

《那桐日记》提及“洋影”一词共七处,其中六处是“看洋影”或“看洋影戏”,时间都在电影问世之后,一处是“照洋影”,时间是在电影发明以前的1892年。按一般的书写惯例,同一名词的使用,前后文中该词的意指应该一致,并且以首次出现该词时的意指为准,除非有特别的注明,否则便是编撰刊印出书时有误。《那桐日记》里的“洋影”到底是什么呢?只有那桐自己能够确切知道,旁观者只能猜测或推定。如果未经推定,直接就把“洋影”括弧为“电影”,^①未免武断。

其实《那桐日记》里,在“看洋影”字样集中出现的1905年末到1908年初这段时间,那桐也“看灯影”、“看电戏”,有日记为证:

第556页,1905年11月12日:“十二日……晚袁慰帅送阅操活动灯影来看,亥刻散。”

第594页,1907年2月2日:“初二日……晚锡弟约看灯影,子刻归。”

第596页,1907年2月15日:“十五日……晚同湘石诸人看电戏,子正归。”

① 王大正:《关于中国电影诞生三处质疑问题的订正解析》中有“看任景丰洋影(电影)”字样,本文载《当代电影》2005年第六期。